

幻神界
www.hjsgd.com

幻剑书盟
www.hjsgd.net
中国原创小说门户网

畅销经典奇幻小说

阿南王

1

鞑
鞑
◎著



风起云涌的乱世即将发生巨变 只有真正的英雄才能创造未来

远方出版社

阿南王

1

远方出版社

鞞 鞞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南王(1)/鞑靼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80723-244-5

I.阿... II鞑...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1102号

阿南王(1) 鞑靼 著

策 划: 花园文化

责任编辑: 刘向武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彩帝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30

版 次: 200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723-244-5

定 价: 44元(1、2两册)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云镜南：明镇王朝南袖城将军，个性吊儿郎当，为神魔两族混血的后代，反应灵敏，常有出人意表之举。

德 德：是云镜南收留的流浪儿，也是他忠心的手下，除了拥有一身惊人厨艺，也有设计军事要塞的好本领。

素 箴：明镇王朝的公主，性格刁蛮任性，爱上云镜南后，不顾父母阻止，一心一意追着他不放。

铁西宁：军机处的高级幕僚，云镜南的好友，性格坚忍极重义气，作风果敢且战势分析精准。

古 思：固邦城守将，王朝军的战神，为人忠肝义胆，和铁西宁及云镜南为生死至交。

犁 师：兰顿帝国的大公爵，权倾朝野，是朝中新派的领袖人物。

忆 灵：犁师的女儿，也是皇太后的义女，外柔内刚，长相甜美可人，对云镜南情有独钟。

林 跃：新派的生力军，在军界中颇有影响力，喜欢忆灵公主。

水 裳：云镜南在女奴市场买下的神族女子，皮肤白皙，身姿诱人，但性格强悍，动不动就诉诸暴力。

兰顿王：十二三岁的年幼帝王，伶俐可爱，后来在云镜南的教导下，逐渐褪去傀儡皇帝的外衣。

太阳汗：大草原上的新起之秀，同时也是太阳部的首领，野心极大，手段强硬，一心想称霸草原。

蒙 丁：太阳部东路营主将，为太阳部第一勇士，沉着冷静，惯用长蛇行军阵形，和云镜南有灭门之仇。

伊枝汗：一脸虬髯、身材魁梧的中年人，性格自私，最大的敌人是野心勃勃的太阳部。

青 蛾：伊枝部圣侍女，美丽温顺，做事深思熟虑，与德德互有暧昧。

虞万山：东荒地龙骑将，掌握东荒地兵权十数载，外表忠诚信义，其实心怀鬼胎。

金老大：东荒地囚犯首领，个子矮、孔武有力，深爱金絮娘，与她是一对同命鸳鸯。

金絮娘：本为青楼妓女，因杀死恩客发往东荒地，在金老大的支持下开设“金絮酒楼”。

张承志：“伍帮”帮主，曾得到皇帝特赦令，却不愿离开东荒地，行事沉稳，武艺高强。

张 兵：张承志之子，为了见父亲一面，故意犯案，发派往东荒地。性格果敢热血，但相当冲动。

月神幻界

让你大放异彩的创作园地。
一个想象力出走的新空间

幻镜系列强力征稿

不论是以现实背景制造不可思议的传奇，
抑或从架空世界展开惊心动魄的奇幻旅程，
都欢迎你发挥欲罢不能的感染力，
在无所设限的天马行空中，
创造另一则不朽传说。

稿件要求：

风格不拘、玄幻题材，字数不低于30万字的长篇作品。

投稿时必须注明真实姓名、电话、地址，并说明为幻镜系列投稿。

稿件请保存word文档，并以附件的形式传送。

※请尊重著作权，切勿抄袭、转译。

投稿邮箱：

E-mail: fantasy@lunagd.com 月神组（收）



阿南王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凯旋·····	1
第二章 圈套·····	6
第三章 转折·····	16
第四章 爵位·····	26
第五章 得宠·····	37
第六章 情报·····	47
第七章 势急·····	57
第八章 血城·····	67
第九章 封赏·····	76
第十章 冬末·····	87

第十一章	信使·····	97
第十二章	拔剑·····	106
第十三章	初战·····	116
第十四章	回京·····	125
第十五章	射狐·····	135
第十六章	要塞·····	144
第十七章	救兵·····	153
第十八章	决战·····	163
第十九章	谈判·····	172
第二十章	死结·····	181
第二十一章	赴任·····	189
第二十二章	东荒·····	199
第二十三章	伍帮·····	208
第二十四章	密报·····	216
第二十五章	搜金·····	225

第一章

凯旋

南部丘陵，明镇王朝某骑兵团营地。

边境反击战已经结束，骑兵团的士兵有条不紊地将帐篷拆卸，将缴获的战利品集中装车，准备撤回王城。王朝最胖的军官——骑将德德正在营地中央指挥。

不远处十来个骑兵气势汹汹地逼近营地，只见为首的军官身着龙骑将制服，手按佩剑，策骑径向营门驰来。

“请通报姓名。”营门守卫用长矛拦住。

军官的近卫一鞭打在守卫身上，骂道：“瞎了你的狗眼，这是独立骑兵团的郎翔大人！”

守卫脸上立时裂出一道血痕，一愣之间，郎翔等十余骑人马已冲进营地。

德德听到营门处的嘈杂，皱了皱眉头，站起身来，喃喃念着：“总算来了！”

郎翔怒气冲冲地来到德德面前，用马鞭直指他道：“你们老大呢？”

“我们大人正在帐中审讯违纪士兵呢！”德德心中不爽，但仍堆出满面笑容。

郎翔一愣，感到有些意外，随即冷笑，“他倒是识趣。可是内部审讯好像有包庇之嫌吧？我倒要看他审出个什么东西来！”说着翻身下马，将马鞭抓在手中，作势就要入帐。

德德微微向左跨出一步，拦住他陪笑着，“我们大人有令，任何人等，不得擅闯中军大帐。”他的身躯肥硕高大，如一个两米方圆的肉球，完全挡住郎翔的视线。

郎翔停下脚步，扬起头来，瞪目而视，“你们的骑兵杀了我们的

鞑

鞑

◎

著



人，竟然还敢拦我的路？活得不耐烦了吗？”

“呛”的一声，他身边的几个近卫已将腰刀抽出一半。

德德眼皮跳了跳，仍是佯出笑脸，“郎大人，我并不知事情的原由。但是，我们大人已经吩咐过了，若让人闯进中军大帐，便要将我斩首示众。”

“斩首示众！好一个斩首示众。”郎翔皮笑肉不笑地冷哼一声，“看来，你们大人的军纪很严啊！我应该好好向他学学。”

他将手按上佩剑，“如果你不让我进去，我便将你就地正法！”

德德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盯着地面，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不疾不徐地道：“问题是，若放大人进去，我这百来个兄弟都要掉脑袋了。”

听出他语气中的威胁之意，郎翔心头恼怒。

四周齐齐响起抽刀之声，百余名士兵已将郎翔一行十余人围在当中。

郎翔丝毫不惧，仅是冷笑一声，“那就看是你家大人的刀快，还是我的剑快？”

德德看了一眼他出鞘一半的佩剑，抬起头来，对上他那同样冰冷的目光，不禁一凛。

双方剑拔弩张，战士互相怒目而视，空气随心跳凝窒，只等一星愤怒的火苗来点燃。

德德干咳一声，重新堆起笑脸道：“不过我家大人也说了，如果郎大人拔剑，就让他进去。”

郎翔为之气结，哼了一声，用肩膀撞开德德，向中军大帐大跨步走去。“云镜南，你给我滚出来！”

而中军大帐内却空无一人。

※

※

※

云镜南此时正在兵团总将罗蒙的办公室里。

“黑桃A！黑桃A！”

桌上摊着一幅军用地图，上面有三张牌，两张已掀开的是黑桃二和黑桃三。

云镜南歪着身子，用吃奶的力气去揭第三张，仿佛那张牌是用粘着剂粘在桌面上似的。

他对面的兵团总将罗蒙同样睁大双眼，试图从两米之外抢先看到结果——他的面前，三张牌都已翻开，是一副杂牌，最大的就是张K。

“黑桃A……不，一张黑桃就好了……是张四也好啊！”

眼看底牌就要揭晓，云镜南突然放弃，坐回凳子上，大口喘着粗气。

“阿南，你搞什么鬼！快点啊！不行就我来。”罗蒙急得站了起来，探身就要去揭牌。

“你碰过的牌，我可要赖账！”他连忙用手护住自己的牌，接着装出

一副谄媚的嘴脸，“大人，谅解一下吧，这可是四百个奴隶啊！”

“那就快点！”罗蒙不耐烦地催促。

云镜南终于下定决心，闭着眼睛将牌揭开。

时间凝固……

罗蒙得意地狂笑，声震屋宇。

第三张牌赫然是一张红心五，一副烂得不能再烂的杂牌。

“又是我输！”他垂头丧气道，接着从怀中拿出一张单子，“奴隶我待会就让人送到，这张单子大人也顺便签了吧！”

罗蒙接过单子，胡乱看了两眼，刷刷签上了字，笑骂道：“这样的战斗，你还死了十几个人？真不知你的兵是怎么带的。”

云镜南叹了一口气，将扑克牌和阵亡报告一起收进怀里。

“独立骑兵团郎翔求见。”门外传来浑厚的声音。

罗蒙道：“进来吧！”

郎翔走进屋内，立时对上云镜南的双眼，后者心虚地低下头去。

他恶狠狠的目光直逼云镜南，话却是对着罗蒙说的，“我手下的三名士兵在进攻敌人南线阵地时阵亡。”

“南线？那不是几个破村子吗？你们都是怎么搞的？”罗蒙显然很不满意手下的表现。

“我的三个人是被自己人杀的！”

“什么？简直是胡闹嘛！是谁的手下？”

“是五〇三骑兵团的士兵。”

“阿南！”罗蒙喝道：“你要去哪里？”

“啊，大人有什么事吗？”他原本正蹑手蹑脚地向门外蹭，这会儿只得停住脚步，转身行礼。

“你给我站住！”罗蒙恨铁不成钢地瞪了他一眼，转对郎翔道：“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郎翔得令，立刻愤慨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此次的边境反击战，实际上不过是边防军捞取物资、自给自足的一次“战斗”。昨日傍晚，郎翔手下三名士兵，在对南部一个偏僻的种族村寨进行洗劫时，遇上了两个骑兵团小队。双方不知何故发生口角，接着便是两个小队的士兵杀了郎翔的手下。

边防军的军纪向来不严，士兵间打架斗殴、误伤亦是常事。然而，这两个小队不但杀了郎翔的手下，还将他们的首级挂在村口示众。事后，两个小队甚至得意扬扬地在村中停留了一个小时，使得所有村民都看清了他们胸口的“五〇三骑兵团”番号。

罗蒙的脸立时严肃起来，对着云镜南大喝：“云将军，你对此事有何见解？”阿南是他的爱将，但郎翔的后台他也得罪不起。

郎翔鄙夷地看着假惺惺的顶头上司，目光转而射向云镜南，他要看



看这两个人怎样唱这出双簧。

云镜南挺直腰杆，正色道：“末将今天一早得到这个消息，顿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郎翔暗骂：“瞎话连篇，一大早睡什么觉？”

只听云镜南又说：“当即提审了与本案直接相关的十三个罪犯，同时拘押未在场的两个小队副和一个小队长。”

罗蒙的脸色这才好了一些，赞许地点了点头。

“经过严格审讯，十六人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云镜南高声道。

这个结果大出郎翔意料，他连忙追问：“那就请云将军将这十六人交给我部处置。”

“他们已被我就地正法！”云镜南看了看惊愕的郎翔，转而对罗蒙道：“军队内讧，士兵对自己的战友举刀相向。士可忍，孰不可忍！为了教育部下，严明军纪，我下令立即处决他们，并将尸体拖到村子里喂了野狗。”

罗蒙不失时机地赞道：“好！阿南，你做得对。虽然管束手下不严在前，但知错能改，仍不失为一个好将领……”

郎翔心中不知骂了多少句“小狐狸”，他打断了罗蒙的场面话，说：“若云将军真的如此处置了，我当然无话可说。可是，无凭无据，我怎知此事是真是假？”

“凭据……”云镜南似乎被难住了，随后突然眼睛一亮，从怀中取出阵亡名单递给他，“我已将他们列入阵亡名单了。这点请郎将军谅解，毕竟是丑闻，处决的人还是按阵亡者上报……”

“小骗子！”这下连罗蒙也忍不住暗骂一句，他笑吟吟地对郎翔说：“我看云将军对此事的处理并无不妥，看在我的面子上，你们就冰释前嫌吧！”

郎翔的手极不情愿地被罗蒙拉过，与云镜南的手叠在一起，心中不禁觉得一阵恶心。他的目光仍是恶狠狠地盯着对方，心想：云镜南，我一定要讨回这笔债！

这时的云镜南，如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满面天真无邪的愧疚。

※

※

※

策马回营的路上，云镜南的表情判若两人。

漫天飞舞的，是深秋枯黄的落叶，深锁眉中的，是他无奈又愤慨的心情。

明镇王朝曾是最强大的帝国，如今却已日渐式微。能倚以与兰顿人分庭抗礼的，只有号称三百万的庞大军团。

而随着王朝的没落，军队的辉煌光芒也渐渐开始黯淡。

云镜南深知，身为将领，整顿军纪是当前的第一要务，但这不是靠一

腔热血和严格的军令就可以做到的。

他确实连夜提审了十六个犯事的士兵。那是他手下最优秀的战士，一手训练出来的精锐，如果遇到兰顿的侵略，他们个个都是以一当十的勇士。

昨天，他们按照他平时教导的那样，依军纪处决了三个强奸神族妇女的士兵。事发的那个村子，是属于五〇三骑兵团的“阵地”，这三个倒霉鬼应当是跑错了地头，直到被砍下三颗脑袋，行刑手才看到他们胸章上的番号。

“正确执行军纪的一方要贿赂上司以求免罪，犯下罪行的一方却理直气壮地上门问罪？这是什么世道啊！”他自嘲地摇摇头，进入了自己的营地。

“报告大人，郎翔来过了。”德德迎上前来牵住缰绳，一脸自豪的表情。

云镜南微笑地对他道：“干得很好！”他显得特别轻松。

德德根本不问云镜南是怎样摆平这件事的，他相信自己的上司、主人及偶像总会想出办法。

“准备开拔吧！回王城，越快越好，我一嘴都是神族的烤玉米味。”云镜南交代着。

鞞

鞞

◎

著



第二章

圈套

沿途的明镇王朝百姓，对来来往往的大军都已司空见惯。战争年代距离他们已有十余年之久，只要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锅里还有口热饭，他们对军队的态度就会继续麻木下去。

然而到了王城，云镜南受到的待遇就迥然不同了。从城外五里开始，到处是夹道欢迎的居民，待他到了城内，更是一片鲜花和彩带的海洋。

“让我们热烈欢迎浴血奋战的战士！”早在半个月之前，南部边境神族暴乱的消息就已充斥王城的每个角落。统治机构的宣传做得很好，给这次南部边境大规模的掠夺行动披上了正义的外衣。

军机处也许还没把罗蒙的军报上呈明镇皇，但王朝日报的头版头条“英勇的王朝军捷报频传”已经出来了，内容摘要如下——

王朝军罗蒙兵团以急袭之计，迅速平息了南部叛乱，破敌数万，斩获无数，全军伤亡仅二十人。其中尤以龙骑将云镜南将军的军队最为骁勇，也是牺牲战士最多的战斗单位……其勇者精神和大无畏精神为我全体军民的标杆榜样。

对于长久未经战乱，且生活优裕的王城居民来说，战争的讯息刺激了他们的神经。学生纷纷上街游行，支持前线，而商人和手工业者则倾囊捐赠。外强中干的明镇王朝缺的并不是这一点捐款，它真正需要的是民心，可惜的是，统治者看到的只是王城的居民。

于是一次为了解决军饷问题的血腥掠夺，被描述成神圣的卫国战争。

云镜南机械地向人群微笑致意，缓缓策骑入城。接下来的将是封赏典礼和报告会，封赏将只是有名无实的稍稍提升，而报告稿则会丢给专用文

人胡编滥造。

他直接回了府邸，好好洗了个澡，然后开始享用德德的精湛厨艺。

这次的“出征”，惟一不完美的便是与郎翔的冲突。说实在的，云镜南并不讨厌郎翔，至少，当自己在王城舒适的府邸里享受生活时，郎翔可能还在南疆那个不毛之地镇守——带着怨恨。

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军部述职。述职只是一个程序的称呼，实际上所有的战斗情况都已在上司罗蒙递呈军机处的战报中编造过了，而他这一趟来主要是想找人。

铁西宁是云镜南的好友，也是王朝军的中枢机构——军机处的高级幕僚。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青年，面色偏黑，说话时总会勾起一边的嘴角，所以总让人觉得他在嘲讽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风果敢且分析精准的铁西宁，到现在还只是一个高级幕僚。

办公室里没有人。

“怎么忙成这样？”云镜南问。

铁西宁见到好友并没有特别惊喜，因为他是王朝中知道此次“出征”真相的少数一员。他手中的放大镜仍在查看着军用地图，只抬了抬头说：“阿南，你看！”

云镜南凑过身去，看到地图下画着的红红蓝蓝的许多箭头和线条。对于作战人员来说，这样的地图并不罕见，他漫不经心地上面扫视了一遍。

那是一张大国界地图，从上面几乎可以看到这块大陆的全貌。

“这是你们军机处的仿真作业吗？”云镜南又问。

“不是，这是我自己画的作战预想。”

“军机处最近很无聊？不然怎么有空画这个？”

“很忙。”铁西宁面无表情地回答。

“看来要出大事了。”云镜南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将目光停在地图的王朝东部边界上，“有确切的情报吗？”

“有，但远不够准确。”

云镜南笑了笑，“你们军机处总说情报不够详细，可我们的探子又不是敌人肚里的蛔虫。”

“可是多一点情报，就可能改变战争的胜负。”铁西宁终于搁下放大镜，给好友拉过一把椅子，“如果这次兰顿人真的全面进攻，你看我们有多少胜算？”

他苦笑道：“若他们全力以赴，我们断无胜算。”

铁西宁脸色微变，但随即镇定下来，“说下去。”

“但我断定他们不会全力以赴。敌人的国力虽已比我们强盛，可惜的是，兰顿王太弱了。”

鞑

鞑

◎

著



他明白云镜南的意思，因为现在的兰顿王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傀儡，真正掌权的是大公爵犁师，一个权倾朝野的大臣，但他毕竟不是皇帝，所以在没有取得全国的统治权前，他不会发动决战。

可是铁西宁的忧虑并未排除，他思考了一下后开口：“阿南，你的判断有道理，但仅限于一次的战役。这次从敌方得来的情报显示，敌人将会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即使犁师不和我们拼命，但若动摇了王朝的边防，看出弱点，只要再来一次大型进攻，王朝军就会崩溃。”

云镜南笑看好友，“军机处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拼命，恐怕就没几个神经正常的了。”

他看到铁西宁的脸色仍是紧绷的，这才正色道：“胜负要看犁师这次的决心有多大，或是说看王朝这次备战的认真程度。一切都不可能从地图上找到定论。”

铁西宁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一些，拍拍他的肩膀，“阿南，什么事到了你嘴里，似乎都不是急事了，在这点上，我永远做不到像你那样洒脱。怎么样？新任的黑龙骑将大人，回到王城后打算怎么逍遥啊？”

“黑龙骑将！”云镜南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然后便看到好友笑吟吟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卷委任状。

铁西宁笑道：“平时看你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其实最想升官的就是你了。也不知你给了罗蒙什么好处，他为你专门写的战报，在三天前就到了王城，还把你的战绩吹上了天去。”

“哈哈！”云镜南狠狠地抱了抱他，“我现在只比罗蒙低一级了。走，别上班了，跟我去蓝磨坊爽爽去！”

铁西宁骂道：“也不怕外面的警卫听到，现在王城里的宪兵可是翻脸不认人。”

“宪兵……”云镜南想起与郎翔的冲突，不禁叹了口气，“王朝军的军纪是几个宪兵搞得好的吗？”

就在此时，“砰”的一声，门被撞开，德德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又慌慌张张地把门合上。

铁西宁见状不禁皱了皱眉头，他实在不明白，阿南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笨手笨脚的仆人。

云镜南觉得极没面子，劈头就骂：“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慌什么慌！”

“大人，素……素笪公主来了！”

“啊！”

铁西宁亦怔了一怔，回头再看时，云镜南已不知所踪，叫了声“阿南”，只听办公桌下传来一个声音，“天真的塌了！老大，你帮我挡挡。”

“躲那里有个屁用！”铁西宁一把将他从桌下拎出来，向窗边推去，“爬水管下去。”

云镜南刚爬出窗外，素笄公主就走进了铁西宁的办公室。

“阿南呢？”她问道。

铁西宁本来想闷不吭声，以此拖延时间，但耳边却突然传来窗外水管轻微的“咯咯”声。

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他在心中暗骂，急忙开口来掩饰动静，“见过公主殿下，请问您是否要找云镜南将军？”

“我自然是找他。铁西宁，你别装蒜了，我的人看见他进了军机处。”素笄公主气呼呼地在他的座位坐下。

铁西宁就算再傲慢，也不敢对公主无礼，他恭敬地回答：“可能是看错了吧！刚才云将军确实是派德德来我这儿，但他本人根本没来。”

素笄公主神色凝重地坐着，圆睁秀目，审视着铁西宁此话的真实性。

铁西宁神色如常，垂手肃立，丝毫看不出他在撒谎。而在他平静的外表下，却翻腾着无数疑问——

他们从未见过面，阿南是怎么惹上公主的？

看他们的情形，两人之间好像发生了一些事情，而且只能私下解决……

高高在上的美丽公主殿下，怎么会缠上一个普通军官呢？

……

“你就是德德吧！”素笄公主逼视德德。

他没有铁西宁沉着，慌忙应道：“小人正是德德，五〇三骑兵团骑将。”

“带我去见阿南。”她直接下令。

“能为公主带路，小人不胜荣幸！”

素笄公主狠狠地瞪了铁西宁一眼，终于起身。

铁西宁不禁松了一口气。

“哎呀！”就在她要出门时，窗外突然传来惊呼声，以及重物坠地声。

“阿南！”素笄公主被惊呼声吸引回来，急奔至窗前。

铁西宁暗骂一声“笨蛋”后也冲到窗边，只望见楼底的云镜南捂着屁股，一瘸一拐地跨上战马。

“阿南，你给我站住！你给我滚回来！”

“公主，请小声些，最近军机处附近有许多记者随时在窥视呢。”

※

※

※

蓝磨坊，灯红酒绿，莺歌燕舞。

云镜南不敢回自己的府邸，他已在蓝磨坊待了一天一夜。

他不讨厌素笄公主，事实上是喜欢她的。在临去南疆的那次壮师酒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她，但他却做了一件自己也预料不到的事，接着，暴风骤雨便接踵而来。

鞞

鞞

◎

著

